

幻想基地

时间轴 AXIS

事物必须消逝到它们出生之处。
他们跨越千万光年，只为寻找一个答案：
什么能够填补生命的遗憾

Robert Charles wilson
[加] 罗伯特·查尔斯·威尔森 著

张琰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Robert Charles Wilson

时间轴 AXI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间轴 / (加)威尔森著;张琰译.

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1.4

ISBN 978-7-5133-0063-6

I. ①时... II. ①威... ②张...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

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8583 号

时间轴

(加)罗伯特·查尔斯·威尔森 / 著 张琰 / 译

责任编辑: 罗 晨

装帧设计: 林 涛 秦 巍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10.375

字 数: 236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第一版 201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063-6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罗伯特·查尔斯·威尔森

(Robert Charles Wilson)

· 作者简介 ·

生于美国加州，成长于加拿大，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之一，现居多伦多。他长期耕耘类型小说，最初在杂志上发表短篇作品，两次入围世界奇幻奖。1994年，长篇小说《神秘地带》以平行世界为主题，获得菲利普·迪克奖，接下来的《达尔文新大陆》获得加拿大的科幻大奖极光奖，《盲湖》、《穿越时空的巨石碑》获奖并两度名列《纽约时报》年度注目书单，2005年的《时间回旋》更获得科幻最高荣誉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，从而奠定了其名家地位。

Axis

Copyright © 2007 by Robert Charles Wilson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Robert Charles Wilson

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.S.A. through

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1 New Star Press

in joint venture of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译稿由台北“猫头鹰出版社”授权

前情提要

七十年前,群星忽然熄灭,地球被“假想智慧生物”创造的黑网覆盖,称作“时间回旋”。地球外的宇宙时间正以惊人速度前进,“时间回旋”将地球挡在宇宙的飞速之外,地球的一年是宇宙的一亿年。

宇宙中太阳以超速燃烧,当太阳烧尽那天,将是人类的末日。在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的绝望中,每个人挣扎于恐惧与勇气、放弃与相信间,冀求寻得一点希望的星火。

经过惊恐的漫长岁月,黑网突然撤除,宇宙时间流速恢复正常,地球终于从“时间回旋”解放,地球也不再是人类在浩瀚星河中的唯一居住地,许多人穿过“假想智慧生物”创造的大拱门,来到了新世界。

这新世界便是那场流星雨与崭新故事的发生之地。

事物必须消逝到它们出生之处。
因为它们违抗时间的命令，
必须互相惩罚，彼此补偿。

—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

目 录

第一部	八月三十四日	1
第二部	有眼玫瑰	91
第三部	进入西部	159
第四部	鲁布艾尔卡里	247
第五部	与无以名状之物相伴	265
第六部	时间的命令	313

导读 宇宙波澜的留白

——威尔森的《时间轴》 林翰昌 325

第一部 八月三十四日

第一章



十二岁那年的夏天,也就是天空繁星开始点点坠落的那个夏天,男孩艾沙克发现他可以闭着眼睛分辨出东方和西方。

艾沙克住在“赤道洲”这块大陆的“大内陆沙漠”边缘。赤道洲位于同地球相连的行星上,神秘生物(所谓“假想智慧生物”)运用“拱门”将两个星球串联在一起。一般人会用各种浮夸、神化或冰冷的科学名词称呼这颗行星,不过大多数人是用上百种语言中的一种,简单称呼它为“新世界”;或者以拥有最多移居人口的大陆为名,称它“赤道洲”。艾沙克在算是学校的地方学到这些东西。

他住在一处由砖头和泥块建造的围场,离最近的城镇都很远。他是这里唯一的小孩,跟他住在一起的成年人喜欢和其他人保持谨慎的距离。他们很特别,特别在于他们不爱讨论。艾沙克也很特别,他们对他说过很多次了,不过他对他们的话半信半疑。他不觉得自己很特别。他常常觉得自己离特别还远着呢。

偶尔,那些大人会问艾沙克寂不寂寞,尤其是杜瓦利博士和

芮布卡太太。他不寂寞。他有书、有影带图书室可以填满时间。他是学生,可以按自己的步调学习,即使不快,也还能稳定进行。在这件事上,艾沙克猜想,他可能让他的抚养人失望了。书籍、影带和课程占满了他的时间,而当他看不下书或影带时,还有周遭的大自然。自然界已经变成沉寂而漠然的朋友了:灰灰绿绿又带点土棕色的山坡,连伸到沙漠内地边缘这片不毛的平原上,绵延成一片石块和沙土凝结的景象。这里草木难以生长,因为只有春天的头几个月才会降雨,即使如此,雨水也很稀少。干燥的洼地上长了些名称单调的植物,如圆筒黄瓜、皮带蔓藤。围场院子里辟了个花园,种植本土花木:开紫花、毛茸茸的仙人掌;高高的“不青树”张着蛛网般的花朵,吸收空气中的水气。有时一个名叫拉吉的人,会用深入土里的打水机打水灌溉花园。在浇水的日子里,早晨的空气闻起来像是矿味很重的水:一种可以弥漫好几公里远的钢铁气味。岩鼠会在围篱下方翻土,还会滑稽地翻滚过铺着地砖的院子。

艾沙克十二岁那年夏初,日子一如往昔,在轻柔的一成不变中过去。但是在老女人到来的那一天,这昏沉沉的平静结束了。

神奇的是,她是走来的。

那天下午,艾沙克离开围场,爬了一小段坡路到丘陵上的花岗岩棚。岩棚从山坡突出,像是从一片石头海上伸出的船首。下午的太阳把岩石晒得火烫。艾沙克戴了顶宽边帽、穿着白色棉衬衫,好避开滚烫日光。他坐在突出的岩棚下有阴影的山脊那儿,远眺地平线。沙漠在一阵阵升起的熔炉热气中跳动。他独自一人,动也不动,在热气中漂浮,一如在枯黄石筏上的漂流者。就在这时候,那女人出现了。起初她只是崎岖道路上的一个小点。这条路从遥远的城镇一路通过来,艾沙克的抚养人就是去那儿买食物和补给品的。她走得很慢,或者说看起来走得

慢。将近一个小时以后,他才认出那是个女人,然后认出那是个老女人,之后更认出那是个背上有个包袱的老女人。一个弓形腿的身影,加上看来顽固、决然的步履。她穿着一件白袍,戴顶遮阳帽。

道路逼近这块岩石,几乎就在正下方。艾沙克出于莫名的原因不想被人看见,于是他很快跑到大石头后面,在她走近时蹲下去。他闭起眼睛想象自己感觉到下方土地的体积和重量。老女人的两只脚搔着沙漠的皮肤,像是一只虫子爬在沉睡的巨人身上。他还感觉到了另一样东西,深埋在土里:一头静止的巨兽,在遥远西边的漫长睡眠中动了动……

老女人在岩棚下方停了一下,仿佛可以看到躲着的人。艾沙克感觉到她拖曳步子的节奏打断了,或者她只是单纯停下脚步喝口水壶里的水。她什么话也没有说。艾沙克动也不动,他很擅长于此。

之后脚步声继续。她走着走着,从大路走上一条弯向围场的小径。艾沙克抬起头,看着她的背影。这时候她已经在好几米外,午后长长的日光照着她,从她身上拖出长长的影子,活像一幅长腿的人物漫画。他才看了一眼,她就停下来转身。就在那一瞬间,两人的目光似乎接触了。艾沙克慌忙闪开,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被看见。他被她凝望的目光之准确吓了一跳,躲了好久,直到斜阳深入山间隘口。他甚至躲着自己,静悄悄像一尾鱼,潜在回忆和思索的水池中。

老女人走到围场大门,进去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。天色全部转黑之前,艾沙克目光一直跟着她。他想,那些大人会不会把他介绍给老女人?也许就在晚餐时刻。

几乎没有外人来过围场,来的人大部分都是要住下来。

艾沙克洗了澡,穿上干净的衣服,走到餐厅。

这里是全体住民每天晚上聚集的地方。住民共有三十个大入。早餐和下午餐都是随兴的,只要愿意自己下厨,爱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但是晚餐却是集体努力的成果,所以永远都很拥挤,也总免不了吵吵闹闹。

平常艾沙克喜欢听大人间的谈话,只是他很少听得懂,除非是像轮到谁进城买补给品、屋顶要怎么修,或是井要怎么改造等等这类琐事。这些大人以科学家和理论家为主,他们的谈话时不时就会转向抽象的东西。艾沙克虽然听在耳里,却没能记住他们工作的细节,只记得大概。他们总会提到时间、星星和假想智慧生物;提到科技和生物学;提到演化和变形。虽然这些对话通常都绕着他无法明白的字眼打转,但是它们听起来倒是挺优雅高尚的。假想智慧生物要叫做“存在”或是“有意识实体”才适当?或者他们是某种浩大而没有心思的过程?这类争辩经常会变得很热烈,各种持论都有人维护、有人攻击,就像军事目标一样。艾沙克觉得那就像是一间近在眼前的房间,他们却关起门来,在里面把宇宙任意拆开重组。

今晚,咕啾咕啾的低语减少了。有个新来者在场,就是路上那个老女人。艾沙克怯生生地在杜瓦利博士和芮布卡太太间找了个位子坐下,偷偷朝她看去。她没有回看,事实上她对她的出现似乎并不在意。一有机会,艾沙克就端详她的脸。

她比他想象的还要老。她皮肤黝黑,布满皱纹。两只眼睛明亮清澈,从深陷的眼窝往外看。她用纤弱的长手指拿刀叉,手心苍白。此刻她已经换下沙漠装扮,穿上比较像其他大人穿的衣服:牛仔裤和浅黄色棉布衬衫。她头发稀薄,剪得很短。没戴戒指,也没戴项链。臂弯处有块贴着胶带的棉花,社区医师芮布卡太太必定已经采集她的血液样本了。每个新来者都会有这种待遇。艾沙克心想:芮布卡太太要在那只小而结实的手臂上找血管,会不会费了好一番劲呢?不知道抽血要检验什么?芮布

卡太太有没有发现想找的东西？

新来者在晚餐时并没有受到特别的注意。她也加入大伙儿的谈话，不过话题始终很浮面。好像在这个陌生人尚未被完全认同、接纳和了解前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泄露任何秘密。一直到盘碟都洗了，长桌上也放了几壶咖啡以后，杜瓦利博士才把艾沙克介绍给她。

“艾沙克，”他开口说，男孩不安地盯着桌面，“这位是苏丽安·莫埃。她从大老远来见你。”

大老远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见“他”？

“你好，艾沙克。”新来者说。她的声音倒不是他以为的粗嘎声，事实上还很甜美呢，虽然有一些沙哑……而艾沙克有种莫名的感觉：她的声音还挺熟悉的呢。

“你好。”他说，但是仍然避着她的目光。

“请叫我苏丽安。”她说。

他小心地点点头。

“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”她说。

当然，他没有立刻对她透露他新发现的本领，就是能够闭着眼分辨罗盘指针方向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甚至连严肃的杜瓦利博士或比较有同情心的芮布卡太太都没说。他害怕说了以后引来一连串的详细追查。

苏丽安住进了围场，每天早上下课后、午餐前都会来找他。起初艾沙克很怕见面。他害羞，对于苏丽安的年长和孱弱的外表更是害怕，不过她始终维持友善，也十分客气。她尊重他的沉默，她问的问题也很少是会使人尴尬或是觉得冒犯的。

“你喜欢你的房间吗？”一天她问。

因为他喜欢自己一个人，他们就让他独自住一间房。这是一个整齐的小房间，位于大屋最东边厢房的二楼。房里有一扇

窗,俯视沙漠。艾沙克把书桌和椅子搬到窗前,他的床则抵着另一头的墙。夜里,他喜欢让百叶窗开着,好让干燥的风吹拂床单和他的皮肤。他喜欢沙漠的气味。

“我在沙漠长大。”苏丽安告诉他。窗户射进来一道斜斜的日光,照亮她左侧身体、一只手臂和像羊皮纸一样的脸颊及耳朵。她的声音细细的,几乎像是耳语。

“这座沙漠吗?”

“不,不是这个沙漠。不过倒也没差多少。”

“你为什么要离开?”

她微微一笑。“我有些地方得去。至少我当时认为是这样。”

“这里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吗?”

“到头来,是的。”

因为他喜欢她,也因为他对她时不时就出现的那种莫名的感觉,所以他说:“我没有东西可以给你。”

“我不期待得到任何东西。”她说。

“别人期待。”

“是吗?”

“杜瓦利博士和其他人。他们以前常会问我很多问题:我感觉怎么样、我有什么想法、书里的东西是什么意思等等。可是他们不喜欢我的回答。”最后他们不再问了,也不再给他做抽血检验、心理测验、知觉测验。

“我非常满意你现在的情况。”老妇人说。

他想要相信她,可是她是新来的,又用一种像是阳光下爬在石头上的昆虫那种漠然态度走过沙漠。她的目的不明,所以艾沙克仍然不愿意把他最困扰的秘密告诉她。

所有大人全都是他的老师,不过有些人比较有耐心,或是比较认真一些。芮布卡太太教他生物基础,费雪女士教他地球和

新世界的地理,诺渥尼先生教他天空、恒星,以及太阳与行星间的关系。杜瓦利博士教他物理:斜面啦、平方反比啦,还有电磁学。艾沙克还记得头一次看到磁铁吸起桌面上的汤匙时,他好惊讶。整个行星都把东西往下拉,这块石头里有什么力量竟然可以把那全面的流动力量反转过来?他才刚刚开始要弄清楚杜瓦利博士的答案呢!

去年,杜瓦利博士给他看一个罗盘。这颗行星也是块磁铁,杜瓦利博士说。它有个不停旋转的铁核心,所以就有“磁力线”,形成一面盾牌,抵挡从太阳发出来的带电粒子;还有分成南北方的两极。艾沙克向他借了罗盘,那是在地球上制造的厚重军用罗盘,杜瓦利博士还大方地让他留着。

夜里独自在房里时,艾沙克把罗盘放到书桌上,让指针的红点对准代表“北方”的N,然后他闭起眼睛转动身体,再停下来。等头晕渐渐过去,眼睛依然闭着,就能感觉到这个世界告诉他的事情,凭着直觉意识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,而找出一个方位,缓和一些内心的紧张。然后他伸出右手,睁开眼睛看指的是哪个方向。他发现了许多事,但大部分都是不相关的。

他连续三个晚上做这个实验。每个晚上他都发现自己几乎正确指向罗盘面上的西方,W。

然后他又试了一次,然后再试,又试。

在一年一度的流星雨来临前不久,他终于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令人不安的发现告诉苏丽安·莫埃。

流星雨在每年八月底出现,今年是在三十四日(新世界的月份也根据地球上的月份命名,不过每个月要比地球月份多几天)。在赤道洲的东海岸,八月代表暖夏开始要结束了。船只载着最后一批渔获离开丰富的北边渔场,好在秋季暴风雨开始以前返回麦哲伦港。而在此处的沙漠,八月只不过代表夜晚